

鍾惺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NLIC 2970772672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鍾

惺散文选集

陈少松 选注



NLIC2970772672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钟惺散文选集/陈少松选注; —3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ISBN 978—7—5306—5403—3

I .钟... II. 陈... III.古典散文—作品集—
中国—明代 IV. I 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29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97 千字

2009 年 6 月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0.0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鍾惺和他的散文

陈少松

鍾惺，字伯敬，号退谷，别号退庵，又称止公居士、晚知居士。他是晚明继公安派后崛起的文学革新流派——竟陵派的代表作家，生前名满天下，卒后却毁誉多。然而，历史终究会对这位一代才人作出公正评价的。最近十年来，我们高兴地看到，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竟陵热”，鍾惺及其开创的竟陵派长期被冷落的局面已被打破，他留下的作品正日渐为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所注目和欣赏。

—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鍾惺生于湖广竟陵县皂市(今湖北省天门市皂市镇)。先世为江西永丰人，明武宗正德年间迁至竟陵。生父鍾一贯是个秀才，以荐举任武进县

(今江苏省武进市)训导。鍾惺四岁时过继给伯父鍾一理。同封建时代的多数士子一样,他长大后走的是读书求官的道路,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那么顺利。万历十九年(1591)成秀才,十二年后,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才考取举人。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赴京参加会试,被分考这次会试的翰林检讨雷思霈所深赏,得中三甲第十七名进士,授行人司行人,那时他已三十七岁了。

行人是个闲官,掌管传旨、册封等事。鍾惺当行人前长达八年,中间曾出使四川和山东,参与主持过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贵州乡试。他原是个有经世抱负的人,“讲求当时利弊,孜孜矻矻,至厌薄文章,为经生业不屑”;然而闲官久抑,壮志难酬,于是“变计易虑”,“以著述自娱”(乾隆三十年刻本《天门县志》卷十六)。

早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十二岁的鍾惺与同邑年才弱冠而雅负文誉的谭元春结成忘年交。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十三年(1615)之间,他利用家居机会,同谭元春通力合作,选评古诗和唐诗,编成《诗归》一书。这部书前后三易其稿,凝聚了鍾、谭心血,集中体现了他们的诗学见解和“以灵致厚”的美学追求。它的刊行,很快为他们赢得声誉,并对当时诗坛产生巨大影响:

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鍾提学惺》

《诗归》初盛播,士以不谈竟陵为俗,王、李之帜

几为尽拔。

邹漪《启祯野乘》卷七

与此同时，鍾、譚诗文集陆续刊行。万历四十二年，鍾惺好友林古度在南京为刻《隐秀轩集》；同年，鍾惺将与譚元春同游西陵之诗编为《西陵草》。万历四十六年（1618），又将游泰山所作诗文《舟岳集》同譚元春游衡山所作诗文《游首集》合刻。由于《诗归》的风行和鍾惺诗文的流传，“竟陵”作为独树一帜的文学流派便自然而然形成，鍾惺被目为这个流派的主要开创者，海内操觚之士纷纷竞效“鍾伯敬体”，虽然鍾惺本人不愿张帜立派，曾恳请“削此竟陵之名与迹”（见《潘稚恭诗序》）。

明神宗万历年间，朝局混乱多变，党派纷争不已，鍾惺入仕后，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他有一个朋友叫邹之麟，武进人，本是浙党人，依附于齐党的给事中亓诗教。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大计京官，齐、楚、浙三党联合起来，将东林党人斥逐殆尽。但后来齐、浙两党闹起矛盾，邹之麟因攻击亓诗教等人而遭到罢黜。邹、亓的冲突殃及鍾惺：“时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先国皆以才名当列言职，诗教辈以与之麟善，抑之，俾不与考选。”（见《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夏嘉遇传》）这事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受到自己拥护的党派的如此打击，实在是始所未料，他感到愤慨、痛苦和沮丧，于是上疏要求改官南都（今南京市）。拖了两年，到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他的这一请求才获准，调任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不久转为祠祭司郎中。与在京城时相比，在南

都当的依然是闲官，甚至更感无所作为，加上这年秋天重病，他的情绪更为灰冷。在《感归诗》中，他这样抒写当时的心境：

微官今日至，万病一朝来。

才入仪曹署，于中处处违。

因之生一悟，过此可成归。

然而，仕途的偃蹇失意对文人的著述倒往往不是坏事。鍾惺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起客居金陵，在这繁华秀丽、人文荟萃的六朝古都，度过了六个春秋。这期间，常常与意趣相投之友如谭元春、林古度、彭宗仁、商梅、吴惟明、董应举等雅筹觞咏，流连山水，写作了不少诗文；同时潜心钻研历史，撰写了颇多创见的史学评论专著《史怀》十七卷，为当今治国者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借以抒发自己难展经世抱负的抑郁与愤懑。

鍾惺在南都礼部任职不长，明熹宗天启元年（1612）升任福建提学僉事，负责考查兴化、延平、福州三府的文教。一年多后，即天启三年（1623），因丁父忧去职。这一年碰上大计，由东林党人赵南星主察，齐、楚、浙诸党成员尽遭斥逐。第二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疏劾他科场舞弊、丁父忧而挟妻妾游武夷山，于是坐废家居。长期的久抑下僚，党争中接连遭受打击，加上许多亲友相继去世，使鍾惺深感人生无常，因而思想颓废，耽于禅悦，“研精《楞严》，眠食落溷，皆执卷熟思。著《如说》十卷，病卧犹沾沾

念之”(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甚至临终前受戒,自取法名断残。显然,晚年的鍾惺变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希冀从佛学中悟出人生真谛,到天国中寻找心灵慰藉。

天启五年(1625)六月二十一日,鍾惺在竟陵皂市故居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二岁。谭元春以诗代哭,写下了感人肺腑的《丧友诗》三十首。其中的第十首是:

影抱羸骸寒似梅,日驱寸管走云雷。

词场气魄争门径,逢尔幽吟入不来。

这首诗笔带钦佩深情,追忆鍾惺生前风神和辛勤笔耕的情景,充分肯定了这位独辟蹊径的竟陵开派作家在晚明文坛所占的重要地位。

二

鍾惺早年生活的时代,文坛复古与革新思潮并存。他开始写作诗文是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派入手的,不自觉地走了一段拟古的道路。后来受文学革新思潮的影响,转而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学习。这个时期写作的作品,虽为时人称许,但大多没有自己的面目。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进士以后,他对走过的创作道路作了深刻的反思,决心另辟蹊径,卓然自立,这就是钱谦益所说的:

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

驱驾古人之上。

《列朝诗集小传·鍾惺学惺》

可以这么说,“别出手眼”努力创新,是鍾惺文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也是他后期诗文创作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易见到的《隐秀轩集》是他“作而后自选”、由友人沈春泽天启年间刻于南京的本子,所收大多为后期的作品,因而能体现他的创新精神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钱谦益怀着偏见将鍾惺的作品斥为“鬼趣”、“诗妖”,而用“深幽孤峭”来概括其创作宗旨,倒可谓独具只眼。“深幽孤峭”集中体现了鍾惺的美学追求,虽然《隐秀轩集》中的作品并不都是“深幽孤峭”的,但它确实是鍾惺诗文主要的、也是独特的艺术风格。

鍾惺散文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意蕴深厚,耐人咀嚼。近代的林纾认为,鍾惺之文“时病流走,过目即逝,不复耐人寻绎,谓之轻可也”(《春觉斋论文·忌轻儇》)。在我看来,鍾惺之文并不“轻”,而林纾的批评则是轻率的。鍾惺论文,反复提到“厚”,使作品达到“厚”的境界,是他的一个重要美学追求。所谓“厚”,主要指作品包孕丰富,意蕴深厚,能令读者反复咀嚼,玩味不尽。如果说鍾惺的诗歌能称得上“厚”的作品并不很多,那么他的散文就不乏这样的作品。

《浣花溪记》被公认为是鍾惺散文中最能体现“深幽孤峭”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这是篇写景文,却甚有包孕,耐人寻绎。文章开头以简洁的笔墨描绘浣花溪“纤秀

长曲”、“窈然深碧”、“水木清华”的优美景色,真令读者神往。然而,作者的用心不单是写景而已。他曾强调:“须要于景物之中而情思贯通,斯为得矣”(李商隐《隋宫》、《马嵬》二诗批语,《词府灵蛇》元集)。只要我们从容涵泳,会体味出在描绘浣花溪深幽清冷的景色之中熔铸着作者的“幽情单绪”——那种对现实的冷峻的思考、独特的感受和孤傲的人格。文章接下来继续描写浣花溪畔通往杜工部祠的一路同样幽寂清远的迷人景观,在瞻仰了颇为“清古”的杜甫像以后,作者情不自禁地发了一段慨叹:

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从字面上看,这儿有对杜甫穷愁苦难经历的同情,更有对诗圣博大胸怀的敬仰。倘若我们联系鍾惺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经历来咀嚼一下这段文字,便会感到其言外之意隐隐隆隆,其中似乎有对时势的隐忧,有对本人境遇的感慨,也有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文章最后看似以闲笔作结:“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其实这两句乃全篇点睛之笔,在简练的记事之中,既寄寓着对权官俗吏强烈的鄙薄之情,又表现出自己“不食人间烟火味”的孤衷峭性。

《代荐辽东阵亡将士疏》是篇不足四百字的短文,反映的可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辽战惨败的重大题材,包孕的东西很多。赞扬辽东将士的爱国精神,并对他们为国捐躯表示沉痛哀悼,这仅是文章意蕴的第一个层面。本文

的重心在于探究辽战惨败的原因：

要使庙谟无失，律臧而协师贞，兼之边计得全，严翼以供武服……乃者建虜鸱张，全辽鱼烂。养成在数十载之前，而欲折于今兹之一旦；决裂岂二三臣之故，而专望于最后之数人。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兵食信之难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战守和之无据。甚且致之必败之场，阨其可成之会。时当致命，何异一毛；将不成功，徒枯万骨！

我们真佩服作者的胆识，他在这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辽战惨败的直接原因是边计失策，军纪松弛，而根本原因在于朝廷用人不当，治国治军方略有误。“时当致命，何异一毛；将不成功，徒枯万骨”，朝廷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罪责。作者的愤慨之情溢于楮墨。这是本文意蕴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意蕴还有第三个层面。辽战惨败触动了作者胸中的块垒。结尾处说：“某等敢闻国恤，舍杼轴而他求”，这是牢骚话，不平之鸣含于言外：真正有经世才识者，却久抑下僚！

《夏梅说》是一篇著名的讽刺小品。文章用笔含蓄，语言虽极简洁，内在意蕴却很深厚。它以赏梅和咏梅为话题，巧妙地转到对人情世态的剖析，在辛辣地嘲讽那些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徒可鄙的行径和丑恶的灵魂的同时，表现了自己高洁的情怀和孤傲的人格。

鍾惺很推崇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题跋小品，认为：

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落笔极深、极厚、极广，而于所题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义未尝不合，所以为妙。

《摘黄山谷题跋语记二则》

他的集中就有许多这样出色的题跋小品。比如《题邢子愿黄平倩手书》，先由观赏邢、黄二家的书法生发，揭示一条带有普遍意义的文艺美学原理：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作者的精神所寄和精诚所为；要使自己的作品能永久地流传，必须具有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接着，从这一美学观点出发，在高度评价邢、黄二家书法的审美价值时，对当时“遍地皆书”却雷同苟作、不在“精神学问”上下功夫的不良创作倾向作了尖锐的批评。其他如《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题焦太史书卷》、《跋袁中郎书》等都是言简意深的佳作。

文笔灵转，一波三折。鍾惺在创作上既力求作品意蕴的深厚，又强调作者艺术表现时的灵心妙手。“厚出于灵，灵致于厚”，他的这一美学追求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以灵转之笔一波三折地进行叙事，展开议论和抒写情怀，使作品深厚意蕴的表达显得跌宕多致。

《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可说是鍾惺题跋小品中做到“厚出于灵，灵致于厚”的代表作之一。此文开头首先就出版书籍一事提出一个主张：取富者有馀之资财，拣文人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快事。紧接着用“然而”一转，补写出当时令文人们沮丧的事实：

“苦不相值”。进而分析其原因：不是人为，而是天意，造化不肯“浚膏脂以泄其精神”。这个带有几分幽默感的解释，其实隐含着作者的不平之气，所以下面紧接大发感慨：“呜呼，此资财之所以益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作者的感慨是由友人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一事引起的，于是下文很自然地转到对这件事的述评上。作者先肯定《吴越杂志》是“地史之董狐”，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然后来个转折，“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给”；为了加重历史感，又巧发联想，同东汉时扬雄刊刻《太玄》，蜀地富人费钱十万，求载一名而不许作对比，使对“世风日下”的感慨不言而喻。接下来的行文是潜气内转，即不用虚词眼，从好书因无钱而难出，暗转到对钱谦益所说“俚诗恶集”却因有钱而“阉咽国门”这一现象的透视。“无损于精神，而徒用其膏脂，亏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文章的这一结尾，在委婉的怨天之中，表达了作者对优秀著作日益被埋没、劣质书籍充斥市场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不平之鸣。

鍾惺的尺牍小品往往言语不多，却写得摇曳多姿，情真意深。如《与郭笃卿》，开头告诉郭笃卿这次入蜀来回的路线，说明会晤的愿望与可能性，总共才三句话，中间两转折，表现了作者对师友的深情厚谊。信的第二段奇峰突起，忽然转到对星相的议论：

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极验者。凡以人生祸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觉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陈生，则星家之极验者也。以弟

不喜其术，欲去而之他邑。想兄与弟同好恶，亦应不喜此术。而世上如我两人趣尚者，百无一二，则陈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随分推广，但莫荐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由于作者平生不喜星相，而陈生是“星家之极验者”，所以产生“欲去而之他邑”的念头。转而料想好友与自己同一好恶，大概也会不喜星相，于是激动的心情稍得宽慰。不过再一想，像好友和自己不喜星相的人“百无一二”，绝大多数人相信此术，所以对陈生的态度也不应绝对排斥，“幸随分推广”。虽然如此，“但莫荐之鍾伯敬一流人耳”，因为像鍾某这样的人决不肯随波逐流。这一段的行文真可谓峰回路转，曲尽其致。怪不得陆云龙在本文后面批道：

每读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兴，一峰方转，一峰又出，令人不暇应接，而尺牍犹甚。

《十六家小品·鍾伯敬先生小品》

描写传神，似在目前。这是鍾惺散文的又一个特色。鍾惺的游记佳作，往往能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真切地传达出对山水景物独特的审美感受。如《梅花墅记》中开头对三吴风光的描写：

出江行三吴，不复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氐皆园也。乌乎园？园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

为石,动植者为花鸟,往来者为游人,无非园者。

然则人何必各有其园也?

作者以审美的灵眼一下看出三吴风光的总体特色在于“大氏皆园”和“园于水”,然后用排句尽情地加以描绘,使读者如入画境,美不胜收,并受到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作者热爱三吴风光之情的强烈感染。

再如《浣花溪记》中对浣花溪的描写:

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潏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

作者用一连串的比喻描摹浣花溪曲折多变的形态和明暗变幻的色彩,真可谓文中有画;而“窈然深碧”四字则点出了浣花溪之神,也注进了作者的幽情单绪,在这里,溪水之神和作者之神是融合无间的。

鍾惺写有许多传记、赠贺、哀祭、行略、墓志铭,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有医生、诗人、商贾、失意士子、下层官吏、家庭主妇、自学成才者等。在描写他们时,一般并不注重外貌的刻画,而是追求人物的传神写照。他善于选取典型事例,采用白描手法,活现人物独特的个性。请看《李少翁传》中对主人公李少翁的描写:

其人沉默长者,入门无流视,无喋言,未尝预问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箸腕上,形神忽往。